

灯红竹翠



曲 艺

9.07

江苏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柯 明

灯 红 竹 翠

(曲 艺)

武进县革委会文化局编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镇江前进印刷厂印刷

1975年11月第1版

197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00·148 每册 0.30 元



目 录

无底桶(方言说唱)	叶亚平(1)
紫竹河上女民兵(苏州评弹)	涛 声(13)
灯红竹翠(弹词开篇)	唐炳良、李中宣(34)
批宋江(天津快板)	王岳秋、陈旭、巢小明(39)
除草记(快板书)	郝佩青(43)
老虎灶上带新兵(说唱)	万叶树(54)
四个大嫂争上游(表演唱)	
.....	武进县文艺创作组(71)
竹板的故事(快板书)	晨 光(78)
送鱼苗(评弹表演唱)	陈东夫(86)
究竟开啥会(数来宝)	施啸梅(101)
矿工的亲人(评弹表演唱)	
.....	武进县农机修造厂创作组(110)
雷雨之夜(快板书)	翟晓阳(118)
夸夸我们队办厂(表演唱)	
.....	武进县小河公社创作组(128)
教育革命谱新章(快板书)	
.....	武进县新桥中学创作组(138)
变化(相声)	马中原(146)

无 底 桶

(方言说唱)

叶 亚 平

合 (唱)三月江南春意浓，
浪花河畔战旗红，
批林批孔卷巨浪，
一曲新歌传东风。

(表)浪花河边有个浪花村，因为格村上五匠多 又叫“五匠村”。俗话讲：“百家师傅百家匠，东南西北走四方。”可现在，浪花村大队的五匠，已经统统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他们为农业学大寨出力流汗，是为农服务的新后勤。这真是：“浪花村年年换新装，五匠换上了好思想。”要讲浪花村五匠组织得好，先要讲五匠带头人共产党员箍桶匠张阿根，他坚持集体化道路，带头带得好。今朝说格《无底桶》，就是讲张木匠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把关拒腐蚀的生动事迹。这一天：

(唱)月光洒满浪花村，
饲养场里走出一个人。
手拎提桶迎夜风，

年近五十有精神。

张木匠 (表)这个人，就是浪花村五匠负责人张阿根。张木匠为啥从饲养场里出来？格勿奇怪，全大队每一块地方都留下张木匠的脚印。拿他格话讲：时时处处都有农业后勤的工作做。今朝下工回来，看到饲养场的猪食桶坏了一块榔，就带了回来，打算开夜工修修好，再送到饲养场去。

张大婶 (表)张木匠的老伴在家里已把夜饭烧好了，心里直嘀咕，老头子一天到晚忙，夜饭也勿回来吃。

张木匠 (表)张木匠一进门，勿思量吃夜饭，坐下来就修提桶。手捏斧柄上箍噔噔响，心里反复在思量：

(唱)不上铁箍桶要散，
不涂桐油木要烂，
教育改造小生产，
任务艰巨就象肩挑千斤担。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学好，
决不让资本主义思想来泛滥。
浪花村组织五匠集体化，
前进中定会有乱石挡道把路拦。

(表)格辰光，张木匠又想起隔壁老裁缝——富裕中农魏阿林。听说他最近在大队缝纫组里不太安心。

张大婶 (表)张大婶看见老头子只顾修桶，勿吃夜饭，等得不耐烦。她顺手伸到台底下，拉出一只粪桶，摆在张木匠面前，说：

(白)喏，这里还有一只粪桶，干脆一道修修好。

张木匠 (表)老张修好提桶准备歇手，看见老太婆拎过来一只无底桶，感到奇怪。仔细一看，老张认识格只无底

桶是魏阿林屋里的，就问：

(白)老太婆，这桶阿是魏师傅送来格？桶底阿曾拿来？

张大婶 (白)喔唷，格倒给你问住了！阿林说，开早工挑圪泥落脱桶底，刚才送桶来旣没带底，关照我叫你今朝开开夜工，明早还要挑圪泥。

张木匠 (表)张木匠心里想：修桶，照例好底、坏底就是破桶底也要拿来；再说，换桶底应该自备木料，今朝偏偏送来格只无底桶，格里面恐怕有文章？

魏阿林 (表)张师傅估计得一眼勿错。老魏做了几十年裁缝，一见钞票就眼红。阿林有两句口头经：“洋机哒哒哒，钞票喇喇喇”，“上工一天三顿饭，钞票大米一道赚。”自从成立了缝纫组，头上好似套紧一道箍，公开出去单干是不行了，他就私底下接包工生活。但是，张木匠住在隔壁头，夜里踏洋机怕被他听见。今朝头，魏阿林修格只无底桶，是有意在张木匠身上下功夫做文章。他想，只要你老张夜里做私活，我老魏就好夜里做包工，你“噶噶噶”，我就“哒哒哒”。今夜头黄昏你把桶修好，明朝头夜里我就来它个通宵。修桶格是开门拔门头，只要门一开，我就好把老路走。想到这里，老裁缝心里甜滋滋的。

张木匠 (表)张木匠拎着无底桶，看看想想，想想看看，心头涌起一团疑云。

(唱)无底桶，桶无底，
叫我老张暗猜疑：
早上挑圪落脱底，
为啥修桶到夜里？

修桶该去木工组，
为啥送到我家里？
粪桶脱底底要装，
为啥偏偏勿带底？
无底桶上有问题，
装底先要摸清底。

(白)老太婆，格只无底桶，你看我阿应该修？

张大婶 (表)张大婶一听，倒有点莫名其妙。箍桶匠，不是箍桶，就是修桶，有啥不应该修？一想，或许老头子肚皮饿哉，让老头子吃了夜饭再修。正要转身端夜饭去。

张木匠 (表)那晓得，张木匠一把拉住说：

(白)老太婆，你阿晓得我是啥人？

张大婶 (表)张大婶一看老头子格副正经样子，几乎笑出声来。但再一看，老头子勿象开玩笑，就说：

(白)哟，啥人勿晓得你是大队五匠组的负责人、共产党员张阿根啊！

张木匠 (白)走社会主义道路，我要勿要带好头？

张大婶 (表)大婶一听，喔，老头子时常回来讲，现在五匠组织起来了，勿能接私人生活做，今朝我接了魏阿林的生活，所以要问我能修勿能修。

(白)按理说，是勿能随便接私人生活做，不过，特殊情况也要特殊对待嘛。

张木匠 (白)正因为情况特殊——粪桶无底，我更加勿能随便修。

张大婶 (表)大婶心里想：这个老头子真是，做事太死板了！明朝人家要挑河泥，隔壁邻舍，顺手修一修，为啥这样啰里啰嗦。

张木匠 (表)老张却在想:五匠虽然已经组织起来,但是斗争还在继续。要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不断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今朝在这只无底桶上,看来还要打一场思想交锋仗呐。张木匠把桶拎起来说:
(白)老太婆,你来看,格只桶阿有底哦?

张大婶 (表)大婶感到很奇怪,老头子夜饭旡没吃,想得倒蛮多。

(唱)我请你来修桶底,
你反叫我猜谜谜,
无底粪桶哪有底,
心里想点啥主意?

张木匠 (唱)有双眼睛要看仔细,
长着脑袋要辨是非。
面对这只无底桶,
修桶先要看清底。

张大婶 (表)张大婶越听越糊涂,一把夺过粪桶。
(白)人家叫你修桶,旡没请你查底,我勿来替你磨嘴唇皮,你勿修,就送到木工组去。

张木匠 (表)老张一把拉住大婶,说:
(白)桶送来了,就放在这里,不过要问清情况再动手。

张大婶 (表)大娘有点光火哉。叫你修桶,你勿肯;我送到木工组去,你又勿让送,真是莫名其妙!

张木匠 (表)格辰光,张木匠拎起那只修好格提桶,“噔噔噔”三脚两步出了门。老张出去做啥?两件事:先送提桶到饲养场;再到队里摸摸底,了解了解情况。

张大婶 (表)张大婶见老头子出门,心里更加火!她朝着无底桶叹了口气,想,修只粪桶会有啥格大事体呐,老头

子呀！

(唱)砌房造屋勿请箍桶匠，

修桶才寻你张木匠。

面对格只无底桶，

你拎拎放放又看又想又说又讲，勿知为哪桩？

有了手艺勿肯用，

隔壁邻舍勿肯帮。

我跟你木匠几十年，

简单生活也在行。

你勿帮忙我帮忙，

今朝充当箍桶匠。

(白)粪桶无底，有啥稀奇，家里还有只旧桶底，如果尺寸对头，我装装好，让阿林拿去算了。

(表)张大婶找出旧桶底样了一样，说来正巧，勿大勿小。格辰光，大婶自己动手，装好底，上起铁箍来：“噔噔噔，噔噔噔，……”

魏阿林 (表)老裁缝魏阿林把无底桶送到张木匠家里以后，心里一直在跳，交关担心。两只耳朵，一直在仔细地听，现在果然听见隔壁头“噔噔噔”是在给粪桶上底，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哉！他开心地想：哈哈，今朝夜头你修桶“噔噔噔”，明朝夜里我脚踩洋机“哒哒哒”！老裁缝越想越高兴，五时等勿到六时，脚底发痒，要紧出门，一到张木匠家，开口就喊：“张师傅，老阿婶！”

张大婶 (表)大婶一听，晓得阿林来拿桶，连忙拎起桶叫他快点拿走，省得老头子回来啰里啰苏。

魏阿林 (表)老魏接到桶，心里头好比皱衣裳让熨斗烫过：乐

煞哉！仔细一看，桶底是块旧木料，喉咙口象卡了一粒酸枣，有点勿大舒畅。他皱着眉头把手伸进口袋摸呀摸的，摸啥？摸钞票，付工钱。照以前的话，修桶修成格样子，老裁缝定归要返工。今朝头勿同，老魏晓得，修桶是开门，付工钱是铺路，出点小钱引大钱，只要你收了工钱，把柄就捏在我手里。想到这里，老裁缝是皱着眉头吃酸枣，越嚼越有甜味道。

张大婶 (表)张大婶本以为把桶修好了事，勿晓得老裁缝肚里还有一套主意。现在看见他拿一张五元头钞票塞过来，心里一跳，格算啥事体？

魏阿林 (白)格叫辛苦铜钱，买点酒烟。哈哈！

张大婶 (表)大婶一听勿对哉，格明明是捞外快，勿是好事体啊！

魏阿林 (表)老魏看见大婶勿肯接钞票，连忙说：

(白)老阿婶，花料出力，收点钞票也是天经地义应该的嘛。

张大婶 (表)大婶想，浪花村啥人不晓得你老裁缝一个铜钱看得磨盘大！今朝修只粪桶，拿五元头做工钱？勿要真的象老头子说格，有啥名堂哩！

(白)阿林叔，我家老头子本来勿做私人生活，为了不误生产，我接了这只无底桶，你一定要付工钱，就付到木工组去。

魏阿林 (表)老魏只顾塞钞票，听见这句话，好比冷雨笃进颈项里，凉到心！

(白)老阿婶，你出工花料，我那能给木工组付钞票？这样吧，今后你有什么衣裳要做，尽管拿来，我抽空帮你“哒哒”。我们是隔壁邻舍，伴工揩背，两不吃亏。

这工钱么，你先拿着。

(表)老裁缝一边说，一边悄悄的把钞票放在台子上，
拎着桶走了。

张大婶 (表)大婶一看，急啦！她抓过钞票就追。

(白)魏师傅，慢走！

张木匠 (表)格辰光，张木匠回来哉。他把一块东西往墙角一放，挡住了老魏的去路。

魏阿林 (表)老裁缝一见张木匠，要紧开口。

(白)张师傅，修桶工钱，喏，付给老阿婶了。辛苦铜钱，辛苦铜钱，嘿嘿，哈哈！

张大婶 (表)这时候，张大婶连忙说：

(白)老头子，格只桶是我装格底，阿林叔硬要付五元钱工钱，这算啥？

魏阿林 (表)魏阿林一愣！啥？这只桶底原来是老太婆装格，我真是鸭吃砬糠——空欢喜。

张木匠 (表)张木匠心里有数。拎过桶对老伴说，

(白)老太婆，这只桶叫你勿要修你偏要修，弄个旧底，象啥样！格只无底桶，还是我来修吧

(表)张木匠一边说，一边拆桶底。

魏阿林 (表)老裁缝想，到底张师傅够交情，还嫌做工不道地，要拆了重修，这再好也没有了！

张大婶 (表)格辰光，大婶心里又急又糊涂。急的是，她现在也明白，格只桶勿能再修哉，修了他是要塞钞票格，一收钞票，今后就说勿清；糊涂的是，你本来不肯修，现在又抢着修，到底啥心思？

(唱)眼看着老头子要把桶底换，

我这里不知他把什么花样翻。

魏阿林 (唱)想勿到,张木匠肯把桶底换,
匠人家,到底都有面小算盘。

张木匠 (唱)老张我,换底为把他的思想换,
摸清底,对症下药好帮助!

(表)一歇歇功夫,张木匠把旧桶底拿脱哉。

张大婶 (表)大婶勿晓得老头子拆脱旧桶底怎样修法。

张木匠 (白)老魏!千配万配,不如原配,把那原配的桶底敲上去,才万无一失,滴水不漏。你看好勿好?

魏阿林 (白)好是好,可这原配的桶底叫我到哪儿去找呢?

张木匠 (白)你没有我有。老魏你替我把墙角那只桶底拿过来。

魏阿林 (表)老裁缝拎过桶底一看,“喇”地面孔红到耳朵根,呆若木鸡!啥道理?原来这块桶底,正是格只无底桶上的原配底。同志们要问,魏阿林既然有桶底,为啥修桶勿带底?

张木匠 (表)哦!老魏有他的如意算盘。

魏阿林 (表)现在,看到他藏在屋里的桶底被张木匠拿了来,眼看西洋镜要戳穿哉!

张木匠 (表)张木匠对阿林平时的所作所为,真是青菜煮豆腐一清二白,自从五匠组织起来以后,老裁缝经常发牢骚,老张以前和他谈过几次,收效不六。老魏这次拿来格只无底桶。老张心里就怀疑,刚才出去一了解,情况弄清楚了,再到老裁缝家里做了些工作,他家属也反对老裁缝这样做法。张木匠拿到桶底,正好趁机教育教育他。格辰光,老太婆不知道这里面的弯曲,当然是丈二和尚摸勿着头脑哉。

魏阿林 (表)老魏拿着那块桶底,蛮尴尬。他本以为张木匠拔

门闩，是替自己开门，没想到上来就吃仔一“闷棍”。他好象觉得手里拿的勿是桶底，而是一只烧红的熨斗，真有点烫手。老裁缝嘴里吱吱唔唔，额上汗珠直冒，硬着头皮去拿了这块原配底送了过来。

张木匠 (表)张木匠接过桶底，一边修一边问：

(白)魏师傅，你生怕我没有生活做，脱落了桶底给我出难题，藏起了桶底要配底。要我自己动手才满意，工钱开得也离奇，到底打的啥主意？

魏阿林 (表)老裁缝怎么答得上来。呆瞪瞪地望着张木匠。“噔噔噔噔”！老木匠把原来的桶底敲上去，一记记斧头，好象敲在他的心上。

张木匠 (白)魏师傅，你身在大队缝纫组，白天集体生活勿起劲，暗地里又接包工活，这是走的哪条路？

魏阿林 (表)听到这里，老缝裁心里一“格登”，没想到这个底也被老木匠摸了去，他只好一声勿响。

张大婶 (表)老太婆这时候才有点明白了，晓得格桩事情勿一般。只听见老头子又说：

张木匠 (白)老魏啊，为了格只无底桶，你可费了不少心机啊！

(唱)你要我修桶是骗局，

目的是叫我给你来铺路，

只要我把工钱接下来，

夜里厢你就好把私活做。

你一心搞钱为致富，

不管脚下走的什么路？

小生产私有观念是锁链，

使你在革命路上迈不开步。

旧社会你不是没有吃过苦，
要知道资本主义是害人窟，
只有社会主义才是金光道，
老魏阿，你要提高认识莫糊涂。
砸烂旧锁链，
迈步上征途，
共同建设新农村，
为社会主义绘宏图。

魏阿林 (表)张木匠的话，句句点在老裁缝的穴道上，真是又痛又酸又发麻！

张大婶 (表)老太婆觉得老头子的这些话，虽然是对老裁缝讲的，但对自己也有触动，眼睛擦得更亮了。

张木匠 (表)张木匠越说越响亮，越说越激动。

(白)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说得好：“**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我们五匠组织起来，就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同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作斗争，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老魏，你这种思想、这种做法直接影响到大队五匠组织的巩固和发展，是走的回头路啊！

魏阿林 (表)张木匠的话，象是斧头敲铁箍，一记紧一记，魏阿林此时，感到思想上震动很大。

(唱)他句句话使我受震动，

我羞愧难言无地容。

想当初，敲脱桶底来修桶，

怂恿老木匠开夜工，

为的是他做了初一有十五，

所以送上工钱分外重。
没想到，老木匠火眼金睛识真伪，
我用尽心机全落空。

张大婶 (表)大婶一听见这些情况，顿时火冒三丈！她拿钞票往老裁缝手里一塞，愤愤地说：

(白)魏阿林！你格勿是工钱，是毒药！你把党和毛主席的话丢在脑后，走歪门邪道，一颗心直往钱眼里钻。这是啥道理？

张木匠 (白)啥道理？道理很明白！

(唱)蚊子不叮无缝蛋，
闸口勿牢洪水泛。
旧社会痕迹要消灭，
资本主义土壤定要铲。

(表)张木匠把装好底的粪桶放在一边，严肃地说：

(白)格只桶勿是旴没底，这就是它的底，让我们看清楚了小生产者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这个底！魏师傅，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啊！

魏阿林 (表)格辰光，老裁缝非常感动，他喊了一声“张师傅”，想说什么，但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张大婶 (表)老太婆这时心里更明白了。他觉得今后要好好向老头子学习。

合 (唱)送来粪桶旴没底，
大婶接桶来见底，
老张修桶查清底，
我们要把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

紫竹河上女民兵

(苏州评弹)

涛 声

赞：身背钢枪学理论，
民兵眼亮方向明。
立志铲除旧土壤，
红心铸就铁长城！

吴秀菊 (表)月牙西倾，浓云层层，北风呼呼，春寒逼人。就在这下半夜三点钟辰光，一个女民兵战士手握半自动步枪，沿着紫竹河北岸向西奔跑，紧紧追赶着一只小船。她是个十九岁的姑娘，名叫吴秀菊，是紫竹河公社民兵指挥部小分队的队员。今朝，俚上半夜值勤，下半夜交班之后，和衣躺在指挥部值班室里休息，突然有个老饲养员急火火地来报告，说是有一只小船，形迹可疑，沿紫竹河往西，向太湖开去。俚虽然是刚参加民兵的新战士，却有擒龙伏虎的胆量。一听有情况，便单身一人，沿河飞跑，朝太湖方向追去。俚一口气追了六、七里路，终于追上小船。这小船上只有一个人。秀菊一边跟船跑，一边盘问：

张金松 (表)船上人一边摇船，一边支支唔唔地答话。俚说，

但是朝阳大队人，名叫张金松，是下湖耖螺蛳积肥的。

吴秀菊 (表)秀菊用手电筒朝船上一照，格船上人约三十六、七岁，身体壮壮的，象头牯牛。船上是有了一张耖螺蛳的耖网。船舱上盖着芦席，从船身的吃水看，舱里是装着点啥东西。俚想：既然下湖耖螺蛳，为啥船舱里又装东西呢？但决定叫小船停下来查看查看。

张金松 (表)哪晓得俚连喊多少声，船上人只当耳边风，反而把船摇得更快。

吴秀菊 (表)船越摇得快，秀菊越疑心，越是紧追勿舍。

张金松 (表)一个河中摇，

吴秀菊 (表)一个岸上追。

张金松 (表)转眼将出紫竹河口。

吴秀菊 (表)紫竹河口上有一座石板平桥。穿过桥洞就是茫茫湖。湖边有大大小小的芦滩，芦滩夹着横七竖八的沟浜。要是小船一闯过桥洞进入芦荡，棋子就难着哉。秀菊格辰光勿得勿发出“最后通牒”。

(大声白)再勿停下来，我就要开枪啦！

张金松 (表)格最后通牒仍旧勿起作用。

吴秀菊 (表)眼看小船离桥洞越来越近，秀菊又急又火，“哗啦”一声拉动枪栓，压上子弹，想要对空鸣枪警告。

(表)突然桥背上有个清脆的嗓子喊：

(白)勿准开枪！

(表)紧接着，有个人影一个“燕子飞”，从一丈多高的桥背上跳下去，恰巧小船船头到桥洞口，格人影轻飘飘落到了船头上。船上那张耖网有一根竹篙长柄。那人抓起耖网柄当篙子，拦船头猛顶一篙，小船顿时摇